

學習斯大林同志的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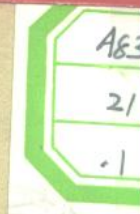
「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參攷材料之一

#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 經濟法則的性質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政治部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 斯大林論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性質

——學習斯大林同志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

## 參攷材料之一——

斯大林同志經常以其天才的著作向前推動馬克思——列甯主義科學，並以強有力的思想武器武裝在蘇聯爲建成共產主義而鬥爭的蘇聯共產黨和蘇聯人民。

不久以前所召開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便深深地體會到了斯大林同志的這一巨大作用。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的工作，是受了斯大林同志於大會前夕所發表的新的傑出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強烈的思想影響和極大的鼓舞感動後進行的。這部天才的著作是馬克思主義發展中的新的最高階段；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即在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偉大建設綱領的條件下，擺在蘇聯共產黨面前的一些極重要的問題。斯大林同志新的經典著作以其燦爛的斯大林天才的光芒爲共產黨所領導的蘇聯人民指明一條道路，以便他們進一步鞏固偉大社會主義強國加速共產主義的建設，並以革命的改造社會的知識和爭取共產主義時所得到的豐富的鬥爭經驗來武裝一切人民。卡岡諾維奇在代表大會上會這樣的說道：『偉大斯大林的天才的、創造性的理論著作，使正在建設共產主義的我們的黨和我國人民經常不斷地豐富起來和武裝起來，這是我們的幸福』。

馬克思在『資本論』裏給我們闡明了資本主義的歷史，並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了全面的分析。列甯和斯大林大大地豐富了並向前推進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在列甯的著作中，已奠定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而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則提出了完整的、具

EG 11/48

有偉大改造力量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斯大林乃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經濟科學中的最高成就——的創造者。

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生產和物質資料分配法則的科學。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闡明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所有最重要的問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法則；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的法則；關於社會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問題；關於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問題；關於社會主義所有制與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關於社會主義的基礎經濟法則問題；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問題；計劃理論以及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的法則；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的組織與工資問題；關於經濟核算與社會主義福利等問題。

在斯大林同志的著作中，關於集體農莊的生產及其公共產品的分配問題，勞動組合經濟形式的發展規律性的問題，關於商品生產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價值法則問題，關於蘇維埃貿易、信貸以及貨幣流通等問題也都獲得了極其深刻的、科學的說明。斯大林同志對社會主義再生產的實質作了全面的分析，同時他還發現了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律性。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決不是一些空洞的、脫離實際生活的問題，而是涉及人們、社會和階級切身利益的最現實而最迫切的問題。所有斯大林的理論原則都充滿着生動的內容。這些理論原則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極豐富的經驗所作出的天才總結，它們是和這些經驗以及為共產主義勝利而鬥爭的基本任務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一起的。斯大林政治經濟學的偉大物質力量也正在於此。

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問題，在列甯斯大林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武庫中，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但這個問題，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已更加全面而完整地說明了。

斯大林同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著作中，全面地研究了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社會生產和物質資料分配的法則，發現和論證了現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法則，奠定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科學基礎，指出了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道路。斯大林同志的這些理論發現以及他所研究出的關於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危機的加深的理論原則，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發展的難以估價的貢

獻。

斯大林同志不僅發現了社會主義客觀經濟法則的實質，從而也更加加強了蘇聯共產黨，鞏固了黨的政策科學基礎。

斯大林同志在這部著作中所提出的一些原則與結論，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因為它們在馬克思——列甯主義科學發展上揭開了新的一章，並且與蘇聯共產主義建設的主要實際任務是不可分割的聯繫的。大家都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會使社會主義由空想變為科學。偉大的列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時，創立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在蘇聯建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社會之道路的學說。黨在斯大林同志的領導下實現了這個學說，獲得了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使社會主義由人類優秀天才家的一種理想變成爲現實。現在蘇聯人民已建成了社會主義，而且蘇聯已進入了由社會主義逐漸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時期。

在這種條件下，在蘇聯共產黨面前便提出了一些新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問題：要實現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必須創造些什麼先決條件？同時爲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做些什麼？這一重要歷史時期的基本規律性是怎樣的？我們都見到，我們看到，所有這些對我國社會主義社會運動極爲迫切而極關重要的問題，斯大林同志都作出了精確而明晰的答案，以便爲黨和蘇聯人民照明展在他們面前的大道。

斯大林同志關於實現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逐漸過渡的條件與道路的指示，已被第十九次代表大會和蘇聯共產黨全黨接受而當作建成共產主義的鬥爭綱領了。蘇聯共產黨和全體蘇聯人民都以極其熱烈的心情來歡迎這個斯大林綱領。因爲這個綱領增加了蘇聯人民實現自己崇高理想的勇氣並鼓舞着他們去爲列甯和斯大林偉大思想的勝利而創造新的英雄業績。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和斯大林同志新的天才著作爲蘇聯勝利走向共產主義展開了偉大的前途，而且是又一次地在全世界面前顯示出蘇維埃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無窮盡的威力以及它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比較起來所具有的不可辯駁的優點。

現在，蘇聯勝利地向共產主義前進的事實，已在全世界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正爲和平、民主與社會主義而進行的革命的鬥爭中，成爲鼓舞他們的取之不盡的泉源了。

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是在客觀上存在着的經濟法則的基礎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假如不能正確地認識並運用這些法則，便不可能解決發展社會物質生活的迫切任務。

現在，蘇聯共產黨正領導着世界上最偉大的強國。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爲了順利地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應該認識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法則，「理解事件的意義，新的過程的意義，然後，善於根據發展的總趨向去駕御它們。」（『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三七頁）

從斯大林同志在天才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所敘述的許許多多的問題中，我們只想談一個問題，即關於社會主義諸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

★  
什麼是法則？什麼是經濟法則？它們的性質，它們內在的聯繫以及它們的相互依賴性又是怎樣的？

斯大林同志在其天才的著作『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講道：「馬克思主義把科學法則——無論指自然科學法則或政治經濟學法則都一樣——了解爲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法則，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改變或廢除這些法則，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法則。」（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一頁）由此可見，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法則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爲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法則是各種客觀力量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因果關係。如果產生了這些力量的相互關係，產生了這些條件，那末，必不可免地就要產生一定的結果。法則是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不可以不重視它們。

由此可見，法則不是某種偶然的，外在的，各自孤立的現象。法則是和現象的內在性質不可分割地聯繫着，它反映着現象的內在聯繫性和重複性。因此，經濟法則，而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政治經濟學法則也包括在內，都是反映經濟生活現象的客觀法則。經濟法則表現着當前某一生產方式的本質和性質，也表現着爲該生產方式所固有的內在的必然的關係以及特徵了此種類型的生產關係的因果關係。

經濟法則，如同自然法則一樣，是客觀上存在着的法則。它們反映着不以人們意志爲轉移的經濟發展的客觀過程。人們能發現這些法則，認識這些法則的性質，並在自己的行動中估計到它們，控制它們。這樣，爲生產資

料公有制和集體勞動所聯合在一起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認識了經濟法則的本質後，便可利用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優越性，去防止某些經濟法則的破壞作用，或者限制它們發生作用的範圍，便可利用另一些經濟法則來為社會謀福利，並給這些法則以發生作用的廣闊場所。但是，社會和人們却不能任意創造經濟法則，不能任意廢除它們或者改造它們。

但在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法則這些問題上，我們可以遇到兩種錯誤的概念。

有一部分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犯了主觀主義的毛病，否認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這些經濟學家認為蘇維埃國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創造」、「制定」、「改造」和「廢除」經濟法則。他們認為：國家的意志和國家的政策就能決定一切。譬如，在一九五一年發表的以「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題的文章中就指出：「國家的政策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最重要的內容。它是這些法則的自覺基礎，並且決定着這些法則的計劃性」。（『莫斯科宣傳者』，一九五一年第三六期，第二四六頁）這種說法，我們在刊物中已不祇看到過一次，但顯然的，政治是屬於上層建築範圍的，而經濟法則又是反映生產關係的本質的，它不屬於上層建築範圍的。所以，抱着這種觀點的人們就犯了一個大錯，把若干上層建築的範疇，誤以為基礎的內容了。斯大林同志及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基礎是對上層建築起決定性的作用的，但這些主觀主義者反認為上層建築決定着經濟基礎，政治是經濟法則的內容。

問題並不僅僅在這裏。因為如果從這種觀點出發，就一定會得出這種結論，即國家自己可以創造經濟法則，同時這些法則也來自知覺的本原了。國家能決定一切：它能够制定和廢除經濟法則。可見，照主觀主義者看來，法則本身還是帶有知覺的一種東西：它能控制法則，它能創造出一切。這樣看來，既然國家是經濟法則的製定者和創造者，那末國家的作用和意志，就應該成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了。

這是一種不科學的，實際上有害的觀念。

與這種主觀主義的觀點相反，斯大林同志在其經典著作「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中却這樣寫道：「……無產階級黨要想成為真正的黨，首先就應精通生產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黨在製定自己的黨綱以及進行實際活動時，首先應以生產發展



間和發展的規模。但是真正的科學的黨的政策同這種觀點是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

斯大林同志在總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指出高度發展蘇維埃國家經濟的迫切必要性時，講道：「黨不得不鞭策國家前進，以免放過時機，而盡量利用暫息時間，趕快在蘇聯建立工業化基礎，即蘇聯富強的基礎。黨在當時沒有可能等待什麼機會和玩弄什麼手腕，而應當實行最高速度的政策。」（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五〇五頁）

現在，讓我們來回憶一下，斯大林同志在『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一文中是怎樣提出社會主義工業發展的速度的問題吧。斯大林同志在這篇文章中揭示了國內外的條件『要我們採取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的原因』。他指出：『我國比先進的國家落後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就是我們被人打翻。』（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四四四——四四五頁）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革問題吧。集體化的政策決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蘇維埃社會物質生活的迫切需要強迫我們絕對要由小商品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的。

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揭示了當時蘇聯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極其深刻的矛盾，並且告訴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讓蘇維埃政權和社會主義建設長期地建立在兩個不同的基礎上面——建築在業已消滅了資本主義的巨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上，而同時又建立在細小的，分散的，產生着資本主義的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面。斯大林同志指出：『長此以往，整個國民經濟都會有完全瓦解的一日』（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三八〇頁）

由此可見，無論是國家工業化的政策或農業集體化的政策，都反映了極待滿足的社會物質需要，這些需要，布爾什維克黨不僅都正確地和及時地估計到了，而且還根據這個需要作出了必要的實際的結論。黨在自己的政策中始終都估計到現實的可能性和現實的條件。它始終都依靠着經濟發展中客觀存在的法則。

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問題時所發生的錯誤見解，其根源之一，就在於把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和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問題顛倒了。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由於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迫切需要而產生的新的先進思想，理論和政治制度，本身已成為一種極偉大的、能够組織、動員和改造的力量，沒有這種力量，便不可能完成

發展社會物質生活的迫切任務。

社會主義國家（上層建築）是一種強大的、積極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沒有它的領導和組織的作用，就不能建立和鞏固新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經濟基礎），就不能解決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任務。但是，這並不是說，基礎對於上層建築有着決定作用的這個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對社會主義社會就不適用了，也不是說，社會主義國家（上層建築）變成了決定經濟基礎的力量了，變成了能夠消滅和改造其他經濟法則的有充分論證的法則了。就這樣解釋的話，祇是說明他們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而站到主觀主義唯心論的立場上了。

總括來說，主觀主義觀點是否認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的。事實上，否認這一點，結果就會否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法則的科學，因為，在主觀主義者看來，所有的法則却要社會主義國家宣布一下就够了，都是由它的政策、它的意志來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就根本沒有科學的地位了。這完全是拒決了對社會主義現實的經濟規律的認識，這就使我們喪失了科學的預見經濟發展的基本路綫的可能性，因而也就喪失了對經濟生活的科學領導。

主觀主義者對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性質問題的主觀的歪曲，乃是政治上的武斷和冒險主義的思想基礎。

★

在解釋社會主義制度下經濟法則的性質問題時，我們還可以遇到另外一種錯誤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

某些經濟學者，口頭上「承認」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但把客觀的性質和自發的性質混淆了起來。他們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法則，如同其他一切法則一樣，只能是自發的，無法防止的，不受人們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影響的。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這種見解，是把法則偶像化了，是讓自己去作法則的奴隸了。如果經濟法則在任何一種社會條件下都如同自然的宇宙力量一樣而是自發地和盲目地發生作用的，那末，社會主義國家也只好服從這種法則了。

而事實上，正如歷史經驗所證明的那樣，經濟法則只是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的地方才是自發而盲目地發生作用的，才是不可防止而起着破壞作用的。譬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開始和資本主

義私人佔有制的狹窄範圍發生對抗性的矛盾了。

再生產的正常過程，生產力不斷而無阻的發展，是要以生產關係與生產力性質一定相適應這個經濟法則所發生的作用爲前提的。然而，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却和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即生產力的性質處在尖銳的矛盾之中。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整個社會生產體系，都生動而明顯地表現它是完全違背生產關係一定要適應於生產力性質這個經濟法則了。業已發展了的生產力強制地要求消滅束縛着它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使生產力遭到破壞的那種毀滅性的經濟危機，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這種矛盾的結果。

馬林科夫同志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說明目前國際形勢特點時，指出，目前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已「造成嚴重的經濟危機到來的條件。」

那麼，試問，是否在一切社會的條件下，形式上表現爲經濟危機而使社會財富遭到驚人毀滅的各種矛盾的週期性的自發的爆裂，都是不可避免的？絕對不是的。危機只是在這種資本主義社會裏才是不可避免的，因爲在這種社會裏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經濟法則，已經不能爲自己開通一條發展的道路；因爲在這種社會裏，生產的社會性與佔有生產成果的資本主義佔有方式之間的矛盾，早已形成並日益尖銳了起來；因爲在這種社會裏，在這種基本矛盾的基礎上，還表現出資本家極力無止境地擴大生產，而勞動羣衆的購買力却相對減少

的矛盾。

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工人階級及其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揭露了危機的本質，認識了以危機爲基礎的經濟法則之後，即由此出發做出了必要的實際的結論。隨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被剝奪，隨社會主義對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建立，於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便也就消滅。當生產過程的社會性已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加以保護時，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這個經濟法則，便得到了廣闊活動的場所。這樣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條件下所不能防止的經濟危機，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却如同紡線的小車和青銅的斧頭一樣，被送進古代的歷史博物館了。

但是作爲一個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它並沒有宣佈命令要「廢除」危機，也並沒有「消滅」和「改造」過渡

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而是在革命的過程中，建立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從而使引起經濟危機的那些法則失掉了效力，從而使社會也就擺脫了對自發的資本主義法則的奴隸式的服從。

恩格斯指出：『社會的力量如同自然力一樣，在我們沒有認識它們和重視它們以前，發生着盲目的、強制的、破壞的作用。可是我們一經認識了它們，研究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影響，那末，我們就能完全作主，使它們愈來愈多地服從我們的意志，並藉助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這特別是指現代強大的生產力。在我們還執拗地拒絕了解生產力的本性和性質的時候——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維護者是反對這種了解的，——生產力總是起違反我們、反對我們的作用，它總是支配着我們，正像在上面詳細敘述過的那樣。可是，當生產力的本性一被了解之後，它就會在聯合起來了的生產者手中，由惡魔似的支配者變成順從的奴僕。這裏的差別，正像雷電中帶破壞性的電力與電報機上和弧光燈中馴服的電力之間的差別一樣，也正像火災的火與供人使用的火之間的差別一樣。當人們能按照現代生產力的終於被認識了的本性來處理它的時候，生產中的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便會由生產中的社會的有計劃調節來代替，這種生產是爲了滿足整個社會以及社會中每個成員的需要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五〇頁）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社會在法則的面前並不是無能爲力的。社會主義社會發現和認識了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以後，便能够防止某些法則的破壞作用，限制某些法則發生作用的範圍，從而利用這些或那些法則來爲社會謀福利，終於掌握了它們，征服了它們並控制了它們。

如把客觀的法則與自發的法則混爲一談，把經濟法則看作在任何歷史條件下都具有同樣的性質並發生同樣作用的永久實質，則必使這種觀點的代表者真正地得出了一種非常錯誤的結論。

事實上，如果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自發的，而法則是反映生產方式的本質的；那麼，很顯然，就連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本身以及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本身按其性質來講也都變成自發的了。

但什麼是自發的經濟體系呢？什麼是經濟的自發展呢？這就是沿着資本主義道路的經濟發展。這就是資本主義關係的再生產。因爲自發的經濟法則，這是一種建築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法則。

這樣看來，在資本主義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自發論的代表就是當時還未消滅的那些激烈反對社會主

義制度的剝削階級。小商品生產是產生自發論的廣闊肥壤，它自發地大批地產生着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策，就是要用消滅資本家階級和把小商品生產徹底改造為社會主義生產的方式，以達到初則制止然後再根除私有制的自發現象的目的。

社會主義所有制已得到了發展並確立了自己的統治。國民經濟中的計劃原則，在與自發現象激烈鬥爭時已逐漸形成並發展了起來。自發現象和計劃原則的鬥爭，依據列甯的公式，表現為一種階級鬥爭，即是『誰戰勝誰』的鬥爭，因為國民經濟有計劃的發展和自發的現象，是蘇維埃社會中——兩種對立趨向，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體現。

如果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經濟法則仍繼續帶有自發性質，如盲目的自然法則一樣，不可避免的還要發生作用的話，那末蘇維埃國家的任何社會主義勝利就無從談起。同時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也是必然的，因為列甯和斯大林已千百次地強調指出，當蘇聯人民還生活在小農國家時，資本主義在蘇聯比共產主義有更堅固的基礎。社會主義的勝利，本身就是自覺的有計劃的原則戰勝自發原則的鮮明的表現。

我們可以拿斯大林同志處理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問題來作例子。斯大林同志在聯共（布）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指出：『我國國民經濟不是自發地發展着，而是循着確定的方向，即是循着工業化的方向發展起來的，它是在工業化的法則下，在增長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工業比重的法則下，在把我國從農業國改變為工業國的法則下發展起來的』。（斯大林：『聯共（布）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聯共（布）中央政治報告』，俄文版，第七〇頁）或許有人要問，難道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政策和蘇聯工業的徹底改造都是離開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程序的自發的反映嗎？很明顯的，容忍社會主義經濟的自發發展，就是說要使這種經濟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直接附屬品。

我們再拿斯大林同志處理農業集體化的問題來作例子。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土地問題專家代表會議上的演說中指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農村自發地、自流式地跟着資本主義城市走，照着資本主義城市的形相和模樣來改造自己。但在蘇維埃制度條件下，農村和小農經濟則不能自流式地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不能自發地照着社會主義城市的形相和模樣來改造自己。爲了要使小農的鄉村跟着社會主義城市走，就必須在農村裏培植巨大的社

會主義經濟，同時社會主義城市，也應當引導小農的鄉村。

在農村中所進行的極大的革命轉變，即全盤的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都是在國家政權的領導下，從上而下的進行的，並得到了下面的支持的，即得到了中農、貧農的直接擁護的，因為他們當時都是反對富農的奴役而為自由的集體農莊生活鬥爭的。

其次，無容置疑，勞動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不斷的高漲，已成為社會主義社會極為重要的根本特徵之一。『由於工人和職員的貨幣工資的增加以及農民現金收入和實物收入的增加，由於日用品的減價以及國家給予人民的其他補助的增加，一九五一年工人和職員的實際收入平均每人較一九四〇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七左右，農民的實際收入平均每人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左右。』

關於第五個五年計劃的指示草案，規定在五年期間使蘇聯的國民收入至少增加百分之六十，使工人和職員的實際工資至少增加百分之三十五（零售價格的降低計算在內），並且使集體農莊莊員的現金收入和實物收入（以現金計算）至少增加百分之四十。

住房建築和市政建設在我們國內大規模地進行着。僅在戰後幾年內，城市和工人住房區修建了面積共一億五千五百多萬平方公尺的新住宅，在農業區域修建了三百八十多萬幢住宅。在戰爭時期被佔領過的地區，住房建築的規模尤其龐大。』（馬林科夫：『蘇聯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但是，有人會問，難道提高實際工資，減低物價，改善住宅條件等事實不都是與社會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國家政策沒有關係而自發地發生的嗎？當然，他這樣的提出問題，也就足以看出他這樣提法是極端有害的了。

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提高勞動人民物質文化水準的偉大的計劃，本身就是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所貫徹的自覺政策的表現。

若肯定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為自發的法則，那末必然會把社會主義經濟法則和資本主義經濟法則完全混為一談，必然會把性質上兩個對立的社會主義體系和資本主義體系完全混為一談。

事實上，持着這種觀點的人，決不是偶然地發出這種議論。他們斷言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勞動力是商品，是在勞動市場上買賣的；工資是價值和勞動力價格的變形；根據他們的意見，在社會主義社會裏，仍然

存在着剩餘價值（大家都知道，剩餘價值學說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石）、平均利潤率 and 生產價格。持着這種觀點的人進一步打算重新把資本這個範疇連用到社會主義經濟當中，誠然，他們是用所謂『社會主義資本』來掩飾這種範疇的。但是，當人們問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體系中還留下一些什麼呢？可以替他們回答說，什麼也沒有留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說這類觀點基本上是反科學的資產階級的觀點了。因為他們在那裏所講的，却却是要徹底消滅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要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散佈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切法則和範疇。

這類觀點，就是會給被黨所導演的反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自發自流運動論的思想基礎。當然，它在我國還沒有有人敢公開地去傳播，因為他的資產階級的思想基礎已太露骨了。但是正因為這種思想上的危害性極大，所以就應當澈底地揭穿它，並把它剷除乾淨。

根據以上所述，在說明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時候，必須進行兩條戰線的鬥爭：一方面是反對主觀的唯心主義觀點，因為這種觀點忽略了客觀的發展條件，否定了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諛諛地把政策認為是拉着社會主義國家的意志而任意製作出來的產品；而另一方面，則是要反對現在還存在的資產階級觀點，因為這種觀點把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同等看待，把社會主義國家和共產黨的組織作用與領導作用都化為烏有。

★  
承認經濟法則的客觀性質，決不是說這些法則是一成不變的，超出歷史界限的，在性質上是屬於同一種類而對各個時代都適合的。★

馬克思主義認為，離開具體條件而獨立活動的永恆的絕對的經濟法則是不存在的。一八六五年恩格斯在給朗格的信中寫道：『在我們看來，所謂『經濟法則』並非永久的自然法則，而是能生能滅的歷史法則……』（『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選』，第一二八頁，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政治經濟學正是研究在歷史上一定社會形態中的物質生產與各該時期的具體的生產方式所固有的經濟法則的。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說，經濟法則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與自然法則不同，經濟法則，至少是其中大多數，不是長久不變的。它們是在一定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在某一生產方式基礎上產生的，隨着這些條件的變化，隨

着一種生產方式之爲另一種生產方式所代替，舊的經濟法則必失去效力，而讓位給符合於新的經濟條件的新的經濟法則。

『政治經濟學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它的法則與自然科學的法則不同，不是長久不變的，政治經濟學法則，至少是其中大多數，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發生作用的，在此之後，它們就讓位給新的法則。但是原來的這些法則，並不是被消滅，而是由於出現了新的經濟條件而失去效力，退出舞台，讓位給新的法則，這些新的法則並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而是在新的經濟條件的基礎上產生的。』（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二頁）

比如，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法則，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經濟法則。這一經濟法則，不是由人們的意志創造出來，而是在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基礎上，在這種經濟制度的範圍內發生作用的，因爲在這種經濟制度中，追求增多剩餘價值，渴望無止盡的發財致富，已成爲生產的動機。發財致富的門路就是變本加厲地剝削工人，在殘酷的競爭和鬥爭中消滅自己的對手。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者喪失了統御自己社會關係的權力。每個人都各用其偶然歸自己支配的生產手段，爲自己而生產，並用來滿足自己在交換中的慾望。誰也不知道，他所生產的那種產品，將有多少數量供給於市上，不知道他能夠找到多少數量的消費者，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生產品，究竟是否爲人所需要，不知道他是否能夠抵償成本，不知道，一般的是否能夠賣去他的產品。在社會的生產中，支配着無政府狀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三四九頁）

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經濟法則是自發的盲目的，並有破壞作用的。由於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統治，資產階級國家的一切『計劃』和『調整』經濟的企圖都遭到破產。被剝斷組織所控制的國家機關的干預，其結果不是緩和，而是使無政府狀態日益加劇，使各壟斷者集團間的爭吵日益不休，使資本主義矛盾更趨於尖銳化。

不管資產階級及其思想家對這一法則本質認識如何，當這一法則產生和發生作用的基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還保存着時，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法則的那種自發，盲目和破壞性的作用是不可避免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統治的條件下，任何一種對經濟法則本質的發現和認識，都不足以『駕御』這些法則，並利用它們來爲社會謀福。

利。必須在生產方式本身當中進行一次徹底的革命。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爲新的生產方式奠定了基礎。隨着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消滅，隨着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廢除，以及人剝削人現象的消滅，產生競爭和生產無政府狀態法則的基礎也就不存在，從而這一法則本身也就退出了舞台。這一法則不是被國家「廢除」，「改造」和「消滅」的，而是因爲產生它的基礎和一定的經濟條件都已死亡，而失去效力的。

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是一種新的基礎，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着新的，本質上不同的經濟法則。因此社會主義的諸經濟法則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或者是一種空中樓閣。它們是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一齊產生而在客觀上存在着現實關係和經濟聯系，決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人們及蘇維埃國家的發明。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是與社會主義之前的生產方式的那些經濟法則根本不同的。這些區別不但表現在這些法則的實質方面，而且也表現在這些法則的表現形式以及發生作用的性質方面。

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基礎，是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而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則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因此在這裏，人們的相互關係的特點，是工作者的友誼合作與社會主義的互相幫助。

但很明顯的，發現、認識以及利用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法則的這一過程，決不等於在辦公室內的某種思考的過程或經濟科學研究院的一些啓示。而這首先是綜合了豐富的歷史經驗的結果。這是一個殘酷的階級鬥爭過程，因爲衰朽的敵對階級力量是要兇惡地反抗新形態的產生的。這是一個壓制私有財產的自發力量和克服無數困難的過程。

『在自然科學中，發現和應用新的法則是或多或少順利地進行的；與此相反，在經濟學領域中，發現和應用那些觸犯社會衰朽力量的利益的新法則，却要遇到這些力量極強烈的反抗。』（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軍事學院政治部版，第四頁）

例如，黨和社會主義國家爲要充分發展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過去就需要進行許多年的鬥爭，耗費許多精力，克服經濟中無數深刻的矛盾，以便學會熟練地運用國民經濟有計劃發展（按比例發展的）的客觀經濟法則，擊潰敵對階級力量的反抗，完成消滅私有財產自發勢力的任務，認識國民經濟中許多方面的對比關係，掌握了計

劃的職能和工具。

只要回憶一下斯大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一書中所提出的關於一九二三年的銷售危機問題，就是以說明這個問題了。一九二三年時，經濟破壞現象還沒有完全消滅，工業還沒有達到戰前水準，在各城市中的失業將近一百萬人，耐普曼及其在蘇聯商業機關中的走狗囤集居奇，拚命抬高城市產品的價格，結果這便引起商業的停頓，蘇聯盧布也貶值了。當時在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中工作的托洛茨基破壞份子也實行了犯罪的路線，無止境地提高工業品的價格。工業品與農業品的價格懸殊。由於糧食價格的低廉，農民用糧食去換取城市產品是不合算的，於是便發生了一九二三年的銷售危機。

爲了消滅銷售危機並保證城鄉間的正常經濟聯系，就需要黨中央有偉大的遠見，進行一系列艱巨的組織工作，採取各項有效的經濟措施。

在反對敵對階級力量與小資產階級私有財產自發勢力的激烈鬥爭中，奠定了計劃經濟的基礎。遠在一九二八年時，即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後的十年，斯大林同志在其『在糧食戰綫上』一著作中指出，『輕視設計工作底作用與意義，那是錯誤的。可是，誇大計劃原則底作用，以爲我們已達到可能計劃與調節一切的發展階段，那就更錯誤了。不要忘記，在我們國民經濟中，除那些服從於我們計劃影響的成份而外，還有另一種成份，即暫且尚不服從於計劃工作的成份，最後還有些敵視我們的階級，而這些階級是不可用單純的國家計劃局的設計工作手續來克服的。』（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第二六四頁）

一九二八和一九二九年富農對採辦糧食的怠工，反革命的破壞行動，尚未徹底消滅的富農階級從內部瓦解集體農莊的企圖，以及敵對階級力量方面在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所進行的其他形式的反抗，都屬於這一類現象。社會主義經濟，是在新的與舊的，生長而進步的與衰亡而落後的鬥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在我國實際生活中總有某種東西在消亡下去。但消亡的東西是不願簡簡單單死亡下去的，而是要爲本身生存作鬥爭，堅持着自己那種已經過時的事業的。』

同時在我國實際生活中又總有某種新東西在生長起來。但生長的東西不是簡簡單單生長起來的，而是大喊大叫着堅持本身生存權的。』並且斯大林同志繼續說道：